

紅樓夢評點本系列

(清)曹雪芹 高鹗 著



夢本
樓點
紅評
系

東觀閣本
新增批評
繡像紅樓夢

第肆卷



(清)東觀主人一評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紅樓夢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雙星

話說襲人見了自己吐的鮮血在地也就冷了半截想着
往日常聽人說少年吐血年月不保縱然命長終是廢人
了想起此言不覺將素日想着後來爭榮誇耀之心盡皆
會氏園中，非下之人灰了眼中不覺的滴下泪來宝玉見他哭了也不覺心酸
起來因問道你心裡覺得怎麼樣襲人勉強笑道好好的
覺怎麼呢宝玉的意思即刻便要叫人燙黃酒要山羊血
黎峒丸來襲人抽了他的手笑道你這一鬧不大緊問起
多少人來倒抱怨我姪姪任分明人不知道倒鬧得人知道

了，你也不好，我也不好，正經明日，你打發小子問問王太醫，去弄點子藥吃，就好了。人不知，鬼不覺的，可不好？王聽了有理，也只得罷了。向案上斟了茶來，給襲人漱了口。襲人知宝玉心內也不安穩的，待要不叫他伏侍，他又必不依。二則定要驚動別人，不如由他去罷。因此倚在榻上，由宝玉去伏侍。一交五更，宝玉也顧不得梳洗，忙穿衣出來，將王濟仁叫來，親自確問。王濟仁問其原故，不過是傷損，便說了個丸藥的名字，怎麼服，怎麼敷。宝玉記了，回園來，依方調治。不在話下。這日正是端陽佳節，蒲艾簪門，虎符繫臂，午間王夫人治了酒席，請薛家母女等賞午。寶

玉見宝釵淡淡的，也不和他說話，自知是昨日的原故。各王夫人見宝玉沒精打彩，也只當是昨日金釧兒之事，他沒好意思的，越發不理他。林黛玉見寶玉懶懶的，只當是他因為得罪了宝釵的原故，心中不自在，形容也就懶懶的。鳳姐昨日晚間，王夫人就告訴了他宝玉金釧的事，知道王夫人不自在，自己如何敢說笑，也就隨着王夫人，氣色行事，更覺淡淡的。迎春如妹見衆人無意思，也都無意思。喜散不喜聚子因此大家坐了一坐，就散了。林黛玉天性喜散，不喜聚。他想得也有個道理，他說人有聚就有散，聚時歡喜，到散時豈不清冷？既清冷，則生感傷，所以不如倒是不聚的好。

比如那花開時令人爰慕。謝時則增惆悵。所以倒是不開。
的好。故此人以為歡喜時。他反以為悲。那宝玉的情性。只。
願常聚。生怕一時散了。那花只願常開。生怕一時謝了。只。
到筵散花謝。雖有萬種悲傷。也就無可如何了。因此今日。
之筵。大家無興散了。林黛玉倒不覺得。倒是宝玉心中悶。
悶不樂。回至自己房中。長吁短歎。偏生晴雯上來換衣服。
不防又把扇子失了手。跌在地下。將骨子跌折。宝玉因嘆。
道。蠢才蠢才。將來怎麼樣。明日你自己當家立業。難道也。
是這麼顧前不顧後的。晴雯冷笑道。二爺近來氣大得狠。
行動就給臉子瞧。前日連襲人都打了。今日又來尋我們。

的，不是要踢要打，凭爺去就是跌了，扇子也是平當的事。先時連那麽樣的玻璃缸、瑪瑙碗，不知弄壞了多少，也沒見個大氣兒。這會子一把扇子就這麼着了，何苦來？嫌我們就打發了我們，再挑好的使，好離好散的，倒不好。宝玉听了這些話，氣的渾身亂戰，因此說道：「你不用忙，將來有_{，傷心，語，}散的日子，裏人在那邊早已聽見，忙趕過來向宝玉道：「好的又怎麼了？可是我說的。」一時我不到就有事故兒，晴雯听了，冷笑道：「姐姐既會說，就該早來也省了爺生氣。自古以來，就是_{，古有，連花，}你一個人伏侍爺的，我們原沒伏侍過。因爲你伏侍的好，昨日纔挨窩心脚，我們不會伏侍的，明日還

不知是個什麼罪呢。裏人听了這話，又是惱，又是愧，待要說幾句話，又見宝玉已經氣的黃了臉，少不得自己忍了性子，推晴雯道：「好妹妹，你出去逛逛，原是我们的不是。」晴雯听了，他說：「我們兩字，自然是他和宝玉了。」不覺又添了醋意，冷笑幾聲道：「我倒不知道你們是誰，別叫我替你們害燥了。」便是你門鬼祟崇幹的那事，也瞞不過我去。那裏就稱起我們來了？」我省親之詞也。我們則親之而愛之矣。此晴雯之所見也。那明公正道連個姑媳還沒掙上去呢，也不過和我以的那裡就稱上我們了？裏人羞得臉紫漲起來，想一想，原是自己把說話錯了。宝玉一面說道：「你們氣不忿我，明日偏抬舉他。」裏人忙拉了宝玉的手道：「他

一个糊塗人，你和他分証什麼？況且你素日又是有所擔待的，比這大的，过去了多少？今日是怎麼了？晴雯冷笑道：「我原是糊塗人，那裡配和我說話？我不过奴才罷咧，襲入所說道：「姑娘到底是和我拌嘴，是和二爺拌嘴呢？要是心裡惱我，你只和我說，不犯着當着二爺吵。要是惱二爺，不該這麼吵的。万人知道，我總也不過爲了事進來勸開了。大家保重。姑娘到尋上我的晦氣，又不像是惱我，又不像是惱二爺，夾銓帶捧，終久是個什麼主意？」此之謂醋我就不說，讓你說去。說着，便往外走。宝玉向晴雯道：「你也不用生氣，我也猜着你的心事，了我回太太去，你也大了，打發你出去可好？」

不好晴雯听了這話不覺又傷起心來含淚說道我爲什
麼出去要嫌我變着法兒打發我去也不能設的宝玉道
我何曾經過這樣吵鬧一定是你要出去了不也大了緊对着晴雯的不如回太太
打發你去罷說着站起來就要走裏人忙回身攔住笑道
往那裡去宝玉道回太太去裏人笑道好沒意思認真的
去回你也不怕臊了他便是他認真要去也等把這氣下
去了等無事中說話兒回了太太也不遲這會子急急的
當一件正經事去回豈不叫太太犯疑宝玉道太太必不
犯疑我只明說是他鬧着要去的晴雯哭道我多早晚鬧
着要去了饒生了氣還掌話壓派我只管去回我一頭碰

死了也。不出這門兒。宝玉道：這又奇了！你又不去，你又鬧些什麼？我經不起這吵，不如去了，倒干淨說着。一定要去回。襲人見攔不住，只得跪下了。碧痕秋紋麝月等衆丫鬚見吵鬧得利害，都鴉雀無聞的在外頭聽消息。這會子聽見襲人跪了，央求便一齊進來都跪下了。宝玉忙把襲人拉起來，嘆了一聲，在床上坐下，叫衆人起去。向襲人道：「叫我怎麼樣纔好？這個心使碎了也沒人知道，說着不覺滴下淚來。」襲人見宝玉流下淚來，自己也就哭了。晴雯在傍天着方欲說話，只見林黛玉進來便出去了。林黛玉笑道：「大節下怎麼好好的哭起來？難道是爲爭粽子吃爭惱了？」

不成。宝玉和袭人嗤的一笑。林黛玉道：「二哥哥不告訴我，我只問你，也就知道了一面說一面拍着襲人的肩笑道：『好嫂子，你告訴我，必定是你們兩個拌了嘴，告訴妹妹替你們和勸和勸。』」襲人推他道：「林姑娘，你開什麼玩笑？我們一個頭姑娘，只是混說。」黛玉笑道：「你說你是了頭，我只拿你當嫂子待。」宝玉道：「你何苦來替他招罵名兒？饒這麼着，還有人說閒話，還攔得住你來說這話？」襲人笑道：「林姑娘，你不知道我的心事，除非一口氣不來，死了倒也罷了。」林黛玉笑道：「你死了別人不知怎麼樣，我先就哭死了。」宝玉笑道：「你死了，我做和尚去。」襲人笑道：「你老实些罷，何苦還說識語，再見。」

這些話，林黛玉將兩個指頭一伸，抵嘴笑道：「做了兩個和尚了我，從今以後都記着你做和尚的遭數兒。」宝玉听了，知道是他點前日的話，自己一笑也就罷了。一時黛玉去了，就有人來說薛大爺請，宝玉只得去了。原來是吃酒，不能推辭，只得盡席而散。晚間回來，已帶了幾分酒，踉蹌來至自己院內，只見院中早把乘涼的枕榻設下，榻上有个

人睡着，宝玉只當是襲人，一面在榻沿上坐下，一面推他問道：「疼的好些了。」只見那人翻身起來，說：「何苦來？又招我。」

天外的火，拍

宝玉一看，原來不是襲人，却是晴雯。宝玉將他一拉，扯在身旁，坐下，笑道：「你的性子越發慣嬌了。」早起就是跌了扇

子我不过說了那兩句你就說上那些話你說我也罷了
要得到得你、我們總可拉、拉、扯、扯、瞞、意兒、尚在
裏人好意來勸你又括拉上他你自己想想該不該晴雯
裏人身上、
道怪熱的拉拉扯扯做什麼叫人來看見像什麼我這身
子也不配坐在這裡宝玉笑道你既知道不配爲什麼睡
着呢晴雯沒的說、又笑了說道你不來使得你來了
就不配了起來讓我洗澡去、裏人麝月却洗了澡我叫了
他們來宝玉笑道我纔又吃了好些酒還得洗一洗你既
沒有洗拿了水來偕們兩個洗晴雯搖手笑道罷罷我不
敢熬爺還記得碧痕打發你洗澡足有兩三個時辰也不
知道做什麼呢我們也不好進去的後來洗完了進去瞧

可生氣時、拿他出氣、就如、松盤、原是盛東西的、你喜歡聽、
那一声响、就故意、砸了、也可以使得、只別在生易時、拿他、
出氣、這、就是愛物了、晴雯听了、笑道、既這麼說、你就拿了、
扇子來我撕、我最喜歡、撕的、宝玉听了、便笑着遞與他、晴、
雯果然接過來、嗤的一、声、撕了、兩半、接着、又所嗤嗤幾声、
寶玉在傍笑着說、响得好、再撕响些、正說着、只見麝月走、
過來、笑道、少作些、孽罷、宝玉趕上來、一把將他手裡的扇、
子也奪了、遞與晴雯、晴雯接了、也撕作幾半、子二人都大、
笑、麝月道、這是怎麼說、拿我的東西、開心兒、寶玉笑道、打、
開扇子匣子、你揀了、去什麼好東西、麝月道、既這麼說、就、

把扇子搬出來、讓他尽力撕、豈不好、宝玉笑道、你就搬去、麝自道、我可不造這樣孽、他没撕折了手、叫他自已搬去、晴雯笑着便倚在床上說道、我也乏了、明日再撕罷、寶玉笑道、古人云、千金難買一笑、幾把扇子能值幾何、一面說着、六面叫襲人、襲人纏換了衣服走出來、小丫頭佳蕙過來、拾去破扇、大家乘涼、不消細說、至次日午間、王夫人薛寶釵、林黛玉、衆姐妹、正在賈母房內坐着、就有人回史大姑娘來了、一時果見史湘雲帶領衆多了、鬟媳婦走進院來、寶釵黛玉等忙迎至堦下、相見、青年姊妹間、經月不見、一旦相逢、其親密自不消說、得一時進入房中、請安問好、